龍梭三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龍梭三娘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元季海陵江天石者，巨富也。其子名璧，字玉人，年甫冠，即夤緣魁鄉捷。顧秉性魯鈍，文采非所長，然貌尚雅俊；書法二王，蓋虛有其表耳。翁年古稀，亦老孝廉也。

一日，對座客愀然曰：「僕中年失偶，雖滿腹經史，苦無哲嗣能授以衣缽，奈何？」客勉諛璧曰：「公子折芹探桂，瞬又走馬看長安十里紅，豈尚有愧公冶歟？」翁唏噓曰：「江天石兒子，豚犬耳。」時門下有慕榮者，揣翁意，以巨金自江北購得逃難女子，名曰龍梭三娘，貌既娟妍，齒亦稚弱，衣以繡襦，乘以油壁，媵以雛娃，踵門而獻。翁一見大喜，即日築金屋，開瓊宴，迓珠履，賦催妝，謀合巹焉。午夜，兩行畫燭引翁入洞房，掀須微笑，卻扇定情。及見女，愁眉淚睫，粉黛浸淫，略與軟語，則體態生硬，啼狀慘然。翁怒曰：「小妮子！將毋嗔老夫衰邁耶？寒家不乏衣食，若能育一石麟，瞬及太母太夫人矣，何戚戚為？」女淒惻而前，拜伏膝下，直陳遭際，淚墜辭前。

蓋女為蒙古產，隨侍尊人名魯不花達赤達泥入中國，為淮西行省平章政事。其母夢織女投梭化龍而生，終鮮兄弟，常恨闕倫。顧父性峭鯁，與御史莽吉兔不相能。偶怒頑僮小張無禮，酒後鞭其背，遁入莽吉兔家中，以蜚語疏入，坐貪墨削職，詔收刑獄論斬，尋瘐死，上怒未已，籍沒其家，女為惡叔誘出，盜賣於此。幼字父之同官子葉生，名子荷。葉父沒，家赤貧，不得已，流入閩中，入某刺史幕，久無耗。羅敷本有夫女也，乞翁憐鑒之。

翁聞之，豪氣頓消，驚汗若雨，慨謂女曰：「老夫不才，有子已成鄉貢士，敢恃阿堵物，而浪奪他人婦耶？女公子請安心小住，老夫自有法，為汝圓樂昌破鏡。」言已即回舊臥孤榻。女牽衣哀泣，驚詢之，女曰：「翁長者也，可否收兒為螟蛉女？不然，終

有瓜李嫌。」翁曰：「善。」即如所請，遣妥婢伴女宿。翌晨，詭告人曰：「渠尊甫與僕有素，不忍污也。」

函金遣急足入閩，物色匝月，招葉生歸。視其人翩翩儒素，雖窮措大，而才則勝郎君萬萬，特荒蕪耳。即日設筵宴，招贅於家，與之約曰：「婚後，仍舊就塾中宿，無論河魁，但得一課作合程式，許詣甥館一次。」葉敬諾。一夕詣內，女曰：「郎知翁德如山嶽乎？若不奮志，何以報鴻慈也！」嗣後雖命之入，亦不入，唯埋頭下帷。經年餘，舊業盡理，而功更倍，翁曰：「可矣！」饋贈，命入都。臨行，女泣告葉某曰：「若蹉跎，可不必回見牀頭人矣。」

比試南宮，一戰而捷，出為會稽太守。先以輕車蒞任，斷獄稱神明。翁聞之喜躍，為女束裝，遣僕婢送之任。作書與生曰：「聞賢契貴，甚喜。舍眷屬，蒞官守，乃公而忘家者，甚善。但瓊兒亦不櫛進士也，為賢契內助，必多善政可觀。矧賢伉儷，患難離合，婚媾尤非尋常，豈有稿砧已雙旌五馬，尚不謀璧圓劍會者乎？余詢瓊兒，自悉鄙況。林泉杳寂，車馬音稀，唯濡筆為賢契紀循良善績也。珍重珍重！不盡欲言。」葉得書盥誦，對使流涕再拜，而後以蓮輿迓夫人。擬覓浙中土產及玩好以報翁，女曰：「止，受人大恩，豈報以瑣瑣者耶！空函裁答可也。」至是夫婦方得朝夕稱靜好，鼓琴瑟焉。

然女恒鬱鬱不為樂，問之，亦不語，臨風彈珠淚。顧性喜種花，浙中異卉咸羅植，衙宅似畫圖。又喜購金線孔翠等物，奩篋幾滿。暇偕婢採花上露造酒，緘於甕，亦不飲。更督婢織金翠，為女子軟甲，雕繪刻畫，窮極鬼工，工蕆亦不著。

明年，翁子璧，豔葉貴顯，私盜藏金數巨萬，走輦轂下，遍賄當道，即嬪嬙中貴，咸得孔方。試日，倩名手捉刀，戰捷，臚唱中狀頭。時莽吉公子哈哈木榷，以懷挾被黜，憤甚。適璧僕夜行，犯金吾禁，捉去研訊，得賄賂大概。莽吉公子羅織疏劾，奉旨江璧坐科場舞弊下獄，論棄市。翁聞之，悲曰：「吾不意垂暮年，見兒子遭斷頭之慘。」函告葉，女勃然起曰：「今而後可以一舉而兩得之矣。」夤夜更急裝，偕兩婢，攜酒荷甲，策馬遁去。葉恐外揚，遭物議，喻家人秘不宣。

女竭蹷出關，知上之長姑四公主名伊拉布者，下嫁於錦蘭國王，嗜飲，喜田獵。女趨長城下，確得公主常到處，裹餱糧，伏叢莽以俟。婢睹沙磧窮荒，時興怨懟。女唯翹首盼。聞行人相戒曰：「是日王妃將出獵，慎勿散牧驚駕。」頃許，果有健兒數十，荷馬衝過。隨有豔妝宮人，乘駿馬，舞劍戟者數十；挾弓矢，持火器者又數十；錦旗如雲，

裹一黃衣美人，年約三十許，策紫騮馬，按轡行緩緩。女知是公主，本兔伏，突鶻起，前趨。將卒遽攫主婢，擲馬前，寶刀環粉頭。主見其婉柔，不忍誅，唯含笑問：「何來？」女本善蒙古番繹語，至是神色不驚，襝衽啟奏曰：「小女子日在庇覆，恨無報稱，謹以葵忱，手釀千嬌百媚酒，手織金翠如意通心甲，奉獻娘娘，伏唯壽考千萬。」言已呈上。主酌其酒，則香沁心脾，甘回齒頰，曰：「美哉釀也！」衣其甲，則身段符合，光彩燭雲霄。馬上女子齊聲呼千歲，曰：「美哉織也！」

攜回宮闈，宮女教授，日漸稔熟，泣請遄回。主詫曰：「兒原是中國人耶？何故遠跋涉，盡此孝心？小嬌生曷明言，我老人當為女盡力。」女伏叩數十，稱死罪者再，然後縷述所苦，詭云璧為其兄，遭莽侍御父子冤陷，求主援手，當能揭缽赦賓枷也。主曰：「吾道何大事，是區區者，尚值得如許耶？」即傳諮旨，振師旅入中國，救江狀元。命女自歸。

不日主駕將到。上悚懼，親出迎迓。蓋主在宮中時，上尚沖齡，左右譖青宮，賴主時調護。然貌美心慈而性剛烈，歸寧求不遂，必詬誶遂始已。見上，遽問曰：「陛下亦知新狀元江某，為老身螟蛉子乎？何絕無香火情，忍以鼇頭佳士陷縲紲？」上默然。主立求詔出獄，與上面試真才。時左右均暗奉諮旨，為璧設倩無破綻。策成，條對精詳，藻辭偉麗。上撫掌曰：「古今原無白腹狀元，何物莽吉奴，敢妄饒舌！」降旨復璧官，封三代，出授兩江監察道廉訪使。左右更以莽吉子哈哈木榷懷挾入告，上震怒，籍其家，得數巨萬。莽吉充雲南軍，死於道。斬哈哈木榷於市。主始歸國。

時葉生獨居懸盼。一夕，掩燈坐，閒中庭履聲細碎，女已偕婢入室，握手笑曰：「郎君別來無恙乎？妾回矣。」葉喜，攬入懷，問曰：「卿飛仙耶，劍俠耶？不然，何如是之神也？」女曰：「否，蓋捨此，實無法可以抱恩怨耳。」江翁聞璧再生，不知所以開湯網之故。時正祝嘏，賓客滿室，女忽錦衣躍馬來，襝衽稱觴，跪拜如禮，告翁曰：「人貴知足。」翁曰：「諾。」即日命璧上疏稱病，解組歸田園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